

四朝聞見錄

附錄

調

卷之四

四朝聞見錄戊集

龍泉葉紹翁撰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盡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屢

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勲外攝威靈內殫謨畫屬時  
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  
致樊蠅之集遠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  
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追國論之初明果  
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  
肆渺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襚之王  
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  
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  
良罔閒幽明之際尙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

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  
氏興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  
之氣與修車備器之詞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  
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  
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棫其誤  
甚矣嘉泰間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  
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  
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一作原韻起句耳恐史官誤

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  
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  
數百子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  
摹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  
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偽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  
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  
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尙期

決戰同享升平

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閒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

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

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

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

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

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

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

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  
碁笛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 頗能書嘗爲其  
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畱都亭驛其弟嘗污其  
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  
于上待罪且謂再 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  
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  
徙之霄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  
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霄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  
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一作孺憐之爲代納六萬云



原註其詳見李  
常簿著謚議

###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  
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倜儻有大將  
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閒守和州敵騎蔽野  
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  
飾奩具巡城埤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  
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  
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

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置 州虎旣貧不能將母以  
往未幾謫所聞訃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臂疾屢  
召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喙于庭而去

田俊邁

原註事略  
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  
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要俊  
邁杲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杲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  
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原註誅韓本未已載丙集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榮王臣劄奏輒瀝危衷仰干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

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蹂踐沿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蠹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

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  
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  
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  
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

于免冊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  
侂胄早以勲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際會于風  
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  
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荅非常之恩而  
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  
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  
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  
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  
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

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  
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  
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于終  
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  
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  
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  
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嚴瞻宜從策免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優禮何補

粵從言路進秉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

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

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餽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

輕啓于釁端與隣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竭于糧餉邊城

瘠于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

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橈棟尙不亟從于退

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

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

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



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  
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  
之命行至蒲城其族人陳政

一作正

和爲宰迎勞于郊自

強太息曰賢姪賢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  
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胄憲聖女弟  
魏夫人實侂胄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  
謂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  
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  
楊開國圭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

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  
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圭玩已而又以圭平日無狎  
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調闕知韓已得柄漫往候  
之刺入侂冑約以來日從官來見當延接自強不測其  
意明日又漫往侂冑于羣從官中前設褥拜自強云許  
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卽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  
遂拜相云原注圭事已載前集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  
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災亦不出宰相久之自  
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

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選調欲薦之韓其  
子語之曰翁不記光澤之事乎真文忠銘彥清墓謂其  
不趨附自強此殆過也文忠中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  
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卽今之清風坊彥清實于是  
年見自強予所目覩一作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

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有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一作率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平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覲有

裨補侂冑所宜銜

一作仰

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

報萬一而席豐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

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己者乃

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實出己私

而姦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

之公選人主之親擢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

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

一作不

陰授風旨而

每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

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專擅朝政干分敗常自

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末之策撰造閒謀輕  
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冑交通狎昵蹤跡  
詭祕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  
慮高遠吳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畱之禁衛  
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  
過假守邊郡侂冑旣奏一作薦爲殿巖又納賂以縱其歸

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隣以畔人  
尤不能無疑于侂冑而侂冑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  
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

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倪之抱  
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  
困衄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且  
起于筆吏之賤侂冑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駸  
駸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  
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  
專假寵使令如賈璵丁稷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  
廷職任而師且爲御帶爲知閣門爲樞密都丞至秉旄  
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爲而侂冑敢爲之師且何知習利

亡恥固其常態既爲侂冑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  
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  
亦不下十萬

致敗

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

侂冑不得已稍從

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途路  
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  
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  
所獨得蓋指侂冑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于伸國憲  
亦侂冑藉之以自文爾抑侂冑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

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



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  
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侂冑之  
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  
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  
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見已破泗州  
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迨沿邊連以  
敗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汹懼幾不  
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遁  
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淪于疫厲室廬焚

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  
至于強敵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  
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  
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  
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百萬生靈之命皆

侂冑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  
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  
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侂冑本無邪謀以輕信  
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這就貶削猶有辭

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閒惟容惟遇報稍希輒爲大言  
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  
高宗之國而縱佞胄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  
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  
罔測夫以佞胄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  
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隣提孩孺子口皆能言  
心無不怨而劫于積威曾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賴陛  
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  
遠亡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具辭免而已入臺供職亟舉

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于侂冑由州縣小官數年閒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爲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冑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冑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冑自強重賜貶竄

以荅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爲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鎔者實主其事盜竊旣多潛以奉侂胄又與李奭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隸周筠凌文彥陳琮亦皆盜取當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爲利且有違慈

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實爲允當其李頤  
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貼子照得蘇  
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衄上誤國事雖已竄  
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

一作責

乞賜處分蘇師旦旣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  
三名隨即用事言無不行公受賄賂共爲姦利伏乞睿  
斷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  
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  
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

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  
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  
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種董如璧並送大理  
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  
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不容  
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

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夤

緣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一作

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

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則外挾言路以罔宸聽

私意既行凶燄日熾出入禁旅恣為欺罔一作侵盜貨

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四方鑿山為園下瞰宗廟

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

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為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

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



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苟不謀之  
在廷盛夏出師挑患召釁使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  
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昵比吳曦利其厚賂  
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  
其姦心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  
貽陛下之憂侂冑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愎自用  
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  
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自強  
昏昧闕冗本無寸長徒以侂冑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

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躡登宰輔兵燹既開邊鄙不寧  
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  
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  
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罪狼籍訕笑譏罵  
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  
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  
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  
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  
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

可以弭窺覩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  
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辭不獲  
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高一作隆天厚地之恩惟遇

事盡言始爲無負

一有爾字

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

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

去國公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  
邱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貌之禮而罪大  
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  
爲陛下陳之侂冑始以肺腑夤緣寘身閣職典司賓贊  
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

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

一作

華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

與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

授以節鉞嬖妾一作竄籍於宮庭剗造亭館震驚太廟

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  
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  
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

金

一作軍

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

于調發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  
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  
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  
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填于溝壑流離凍  
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

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忿神怒覆載之

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卽位以來以恭儉守

己一作位以仁厚化一作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

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

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夷亦知之自軍興

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鉗制中外罔使陛下

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

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

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冑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

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冑  
未可知也人皆謂侂冑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台  
一作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

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猶有餘  
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  
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戮一人  
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金使嘗以侂冑  
首謀爲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  
使誅侂冑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

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  
何人不奮臣尙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  
于竄斥未嘗誅戮臣切謂侂冑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  
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 臣而後得有此未  
有如侂冑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閣自知閣而徑爲平  
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冑始乃亂法之  
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  
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  
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



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佞胄之意自徇佞胄始雖  
怙權猶奉內詞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

表力請平章軍國佞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

一作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

後自強之爲己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

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

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

所未暇言獨其姦愼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佞胄

相去無幾臣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佞胄顯行誅戮

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

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照得韓侂

胄久專國政一作柄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取莫

敢誰何見今邊鄙軍費方殷欲乞睿斷將侂胄應有一作

千家財產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庭之用仍

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韓侂胄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

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于  
稱兵首亂有一于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衆  
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侂胄緣攀附浸極  
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凶懷自用鉗結人言凡除擢  
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廝役蘇師旦之口交通賄賂動  
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爲紛更軍政財計田制鹽法關國  
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  
心中外交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  
危社稷橫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鬪暴露之虞

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兩淮生齒百萬罹其凶  
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  
業至如吳曦之叛郭倪之敗皆侂冑容養激成所用鄧  
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爲掩覆止從輕典俱  
置善地原其用心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  
食其肉如陳自強者昏謬無恥但知侂冑薦進之私恩  
陰拱固位聽其所爲噤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不  
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恤其  
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

惟陛下至明獨斷雖行罷斥尙亦優容而侂冑等罪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置之封駁祇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侂冑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尙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敷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臣不自量度願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侂冑陳

自強罪惡已蒙睿鑒一作施行然二兇同惡相濟專務

欺蔽

一作蔽明

一旦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亟

見二凶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今來臺諫給舍  
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  
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侂胄怙權擅朝

一作怙據朝權殘

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洎于將帥

凡才望勲績之臣應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國名器權

爲私恩朕方不示至公惟賢能是亟咨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職以副朕意故茲剖示宜體

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姦擅

權

一作朝

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

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長惡罔悛深負國

恩

一云負國彌甚

疎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

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

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旣罷逐一正權綱各

思勉旃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此意焉

考異

韓誅死于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史公彌  
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爲此當時之議以爲旣日以御  
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  
每對左右以爲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嘗畏之侂冑欲  
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  
而用之天下未爲非者以韓之所以施于善類者而反  
之云爾

慶元嘉泰開禧年開事

一本無此行



佞胄師旦周筠等本末

按筠原本避理宗嫌諱作均今改正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爲戎副

一作副戎

籍之于廳韓

用事師旦實爲腹心韓

一有爲字

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

追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

趨朝

一作韓

之士欲造其

一作晏

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

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

以窘乏求金于韓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動以億萬每輟

俸金與之謂其出于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

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具存因作書以

遺韓韓大怒遂竄師且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  
且首級郡守召至客次師且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  
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已誅矣遂籍其  
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  
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  
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  
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初侂冑欲使師  
且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  
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且何人可辱

斯授以此見命吾惟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  
躡遷遙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冑之所主也御史  
探權相一作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公銘文曰或

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  
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旨也方熙寧初王安石  
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  
爲力也易至侂冑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  
違忤遂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  
拒之爲難先是峴召試學士院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

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  
門禍患將伏于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  
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謹闕權臣無得而窺其  
閒且寧皇以公爲先朝宏博第一選故遷至中書然在  
詞一作掖不能一月也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

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

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疑脫義命於權勢翁

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爲也按齊東野語云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械莫子純皆莫官當制易被彥  
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與之昵欣然願

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為師且草麻極  
其諛佞云云則當日不肖草麻不獨峴一人也德壽宮

門路檜桓闌入凡持蓋肩負者皆由夾墻以入有與薪

數十人闌入司桓者呵止之曰周總管柴呵者默而聽

之周筠

原本避作從竹從均今改

亦亞于師且自慶元以來政出于

韓而師旦之門如市宰相已為具官左右不復預事曹

吏號為冷局自趙忠定為相之時人從侂冑覓官者韓

猶荅以當白之廟堂自京鏜居相位而韓猶荅以當與

丞相

一作宰相

議之自陳自強相韓對客有請直曰當為敷

奏而已師旦既逐韓為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邦卿

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簡札至  
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閒大書云危  
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時又有李士謹者亦用  
申呈有乞兼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階相位士謹  
家居白洋池田家橋側相傳莫知名橋所自芟荷渺然  
鷗鷺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開禧朝  
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

按此條內自遂籍其

家至他物稱是止八十一字原本脫落今從姜南蓉塘詩話補足

韓勢敗笑鑿

富貴固有不可恃者而況保之爲城社者謂足以自固  
則尤可笑也嘗偕京倅吳公鋼入天竺聞侂冑功德寺  
之勝甲于諸刹相與游焉主僧道號翠巖法名湛揖吳  
而入茗畢極口談前日爲某人求金者幾許予亦惡其  
山林衲子滿口言錢吳爲見任通守欲徧游其山湛謝  
以老足近病祇命知事相陪其金碧晃耀真天帝釋之  
所居又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穿一作幽極深凡三日  
而後徧而掌園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聽其滿口  
皆稱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居太室三茅之旁

掃石壇以煨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爲仙迨韓旣敗湛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趨幾墜崖挺身渡江如飛蓋未嘗病足而掌園之人閉園門者三日夜人不敢遺以水火飢餓乞憐之聲達于隣曲得旨始出妻兒大慟而去余道人者攜丹鈴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亦墜崖幾死又于羣婢放逐之時韓門眷至有三數輩皆稱爲某一無某字妾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爲父母官中遂命願認爲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金釵至滿頭衣服至著數襲市



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貿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爲之父  
母至有引羣妾之裾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爲  
鑒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通鑑于石巖間程經歲  
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久于選調亦  
未嘗從韓祈官嘗欲授以掌故程不願也韓敗拂袖歸  
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黨也丙寅冬又同吳倅復游韓  
寺則佛像已輿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  
人家旁有蘆束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  
金也

閱古南園

前所載臣寮論侂冑鑿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  
 擬宮闈又云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  
 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  
 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侂冑  
 擅朝舊居于太廟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  
 閱古泉

原注舊名青衣有青衣童子見泉上故以名

為流觴曲水泉自青衣

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于閱古

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巖用紅燈數

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雲岫韓  
命程有徽校通鑑于中侂胄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剔奇  
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剝土而泉脈見危峯穩石淺灣曲  
沼窈窕深疑爲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爲園亭也因  
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爲禁地云又慈福  
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爲十洞洞  
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于沙  
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  
略具記于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

碑已仆懼後人無復考其詳今并載二記云閱古泉記

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

一壑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

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藹汲古閣刻作葩碩

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

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

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

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泉汲古閣刻作亭之西繚以翠麓

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旣望之月泉輒先

得之表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

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鑑鬚髮汲古閣刻至一作

而汲古閣游塵墮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

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案瓢元本及他本俱作觶

今依汲古閣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為宜他名汲古閣刻

作石泉俱汲古閣莫逮公嘗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

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為我記此泉使後

世汲古閣刻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一有事字也游按泉之石

汲古閣刻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

名蓋此泉潛汲古閣刻作溼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

而汲古閣刻候時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汲古

閣刻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為有愧其視泉尤可作榮

汲古閣刻作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

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

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

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汲古閣刻誤作山湖之美公既受命

乃以祿賜汲古閣刻作入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

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卻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

下通室去蔽而物態別別一作列汲古閣刻作物象列奇葩美木爭效

于前清泉汲古閣刻作流秀石若顧若揖于是飛觀傑閣虛堂

廣厦汲古閣刻作廳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

備升而汲古閣刻脫高明顯傲如蛻塵垢入而汲古閣刻悞作

而窈窕邃深疑于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汲古閣刻云

侍中二字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閣上為

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

曰藏春其閣汲古閣刻作關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

其瀦水藝稻為園為場為牧羊牛畜雁鷺之地曰歸耕

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汲古閣刻脫堂之名三字則曰

爽一作采芳曰豁望曰鮮一作解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

日照一作眠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

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莫

能及南園之彷彿者然汲古閣刻脫然字公之志豈在于登臨

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閒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為

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王汲古閣刻無王字

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埒者一作備相將者似悞豈



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汲古閣刻脫而

字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相踵也迄汲古

閣刻作逮至于公勤勞王家勲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

謙恭抑畏拳拳于汲古閣刻作志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

孫又將視汲古閣刻作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

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尙何加焉汲古閣刻作哉或曰上方倚公

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

倚公公之自處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

倚而齊忠獻之功一無功字名天下汲古閣刻脫上之倚公至此計三十三字知

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勲業而不知公之

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一有大字

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汲古閣刻無示字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

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

且老又已挂冠而去汲古閣刻冠上有衣字則庶幾其無諛詞無

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

辭也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二按

記汲古閣毛氏刻于放翁逸稿中小有異同復多脫誤並為刊正鎮安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

畱守吳琚謹書並篆額

原注額真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繪以芝鶴云

###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卽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脈相去靈  
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爲靈隱山之趾恐  
不其然惟攻媿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  
節香一無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香字

###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  
四夫人至通官籍慈明嘗召入貌賜坐以示優寵四夫

人者卽與慈明偶席蓋駭也慈明心銜之迨韓爲鄭發  
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  
而遣之

滿潮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  
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于潮  
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潮都是賊滿潮都是  
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敲其蓋以喚人曰冷底  
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韓蓋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

而韓爲鄭發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真聖語末一句云  
遭他羅網禍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嘗怪  
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內有周筠啓韓有圖之者韓猶以  
一死報國爲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諫  
議大夫劉藻爲察官一網盡謀韓之人僅隔日未發而  
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原注事已載前集震歸  
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刊御批于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  
以疽發于背而死于殿司

### 逆曦歸蜀

逆曦既用賂蘇師且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巖也嘗  
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  
曦給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一作滅罪及  
出北關遂焚香拜天于鷓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  
已萌於此矣惟吳公据嘗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旣因韓  
致政府亦以爲不可遣忤韓出知福州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旣敗爲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  
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

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

菱一作靈只因移果卓一無此

侂胄助邊

開禧兵端既啓國用浸虧侂胄上表自請以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獎諭仍允其請天下

皆笑韓之欺君

###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爲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爲韓村梨至侂冑專國餽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侂冑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于避廟諱菁村至改曰菁山謝村至改曰謝溪一作陵蓋中都人以外人爲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訛故因韓事及之



黃胖詩

韓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黃胖以線繫其首累至數十人游人以爲土宜韓售之以悅諸婢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悅仙胄家于會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劉淮題韓氏第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爲韓而發其實嘉定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

去和虜綠戶空墻歎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  
魏公辱後來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爲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誕其爲少

一作

小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  
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憤高也久矣會京尹  
趙師彝奏請盡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  
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  
歷以興旣已鐫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

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為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伶俐

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原注一作

官盡把師異原注一作太保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

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原注一作夏王

鳥獸魚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于後云

蓋商字特筆悞而或者乘閒而詆之耳按此事亦載齊東野語第十卷

初指其悞者黃子由夫人胡氏也記曰皇帝踐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瀛

宇寧謐施仁霑澤損賦薄刑所以養民本迓天休德至

渥也而又勵精圖政綜賢經能功亮績熙小大咸舉乃

睦駐蹕實惟錢塘命尹神臯聿嚴厥選權尙書工部侍郎臣師舜以才學猷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董察劭農振兵束吏至于簿書期會金穀鉅筭以及郊丘之供宮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模肅肅具叙茲表治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舜嘗奏曰臣仰稽聖代襲唐舊因卽杭西湖爲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西湖利害難弛者五放生之舊蓋居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適廣至恩化育所覃畧弋有

禁淳熙慶壽申飭淵謨蕃殖既昌福應攸侈方當奉三  
宮之康福緜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益介多祉顧  
令穹碑混于草莽條禁墮于姦豪甚非所以奉寬大勸  
首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務謹  
隄防籓圉宮林禁當並飭富強挾貴法所必行庶迪帝  
心用蕃國本制曰可於是相攸度阯近接城闔左介石  
函右通涵制按原本云近接城闔左涵右  
通今依咸淳臨安志改正作亭五楹前  
有軒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賜又作亭三楹俯納湖浸祝  
網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內儷山趾舊刻新銘所峙

也植以華表垂之嘉名奉詢畫者錢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懽聲盤薄無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茲始猗歎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寬仁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車所至滲漉亭育潤澤豐美況于萬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歷以興以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師曩誠能推廣旨意彤于告猷迄俾流恩與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系以銘曰天  
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聖神維天曰生皇矣  
昊旻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孰尸天  
府永保乂民皇帝明聖膺圖闡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  
惟曰圖回是憲是遵慈薰惠洽廣莫翕淪孰尸天府告  
猷有臣謂昔有池西湖之津羅戢所窺防禁勿申廣上  
之德封奏諄諄師彝稽首惟恭惟寅皇帝曰嘻汝其作  
新用侈福澤壽予君親按皇帝曰嘻四句原本脫  
落今據咸淳臨安志補入勒石  
湖陟作亭湖濱露囊金鑑率時搢紳與厥耆老戾止麟

麟鳶飛魚躍整翰膏鱗天育海涵贅取蕃轅凡百都人  
操姦化醇欽上之惠捐畧棄縉仁民之心愛物是均民  
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頌皇帝德冠羣倫奉承三宮八千  
歲椿子孫繩繩子孫振振倘不備考以記則後人必以  
無名子之言爲信矣

按此記傳鈔本多悞且有錯簡今依咸淳臨安志訂正

###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會從官于南園京尹趙師彛預焉師彛因撻  
右庠士二學諸生羣起伏闕詣光範訴師彛時史相當  
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生鄭斗祥輩遂撰爲師



彘嘗學犬吠于南園之村莊又舞齋郎以悅侂冑之四  
夫人以是爲詩以擠師彘于臺諫雖師彘固附韓者也  
亦豈至是李秀巖心傳不諳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  
其事于朝野雜記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  
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

按犬吠村莊及費士

寅狗竇事齊東野語亦辨其誣

### 考異

韓敗籍其家臥內青紬帳後如用兵用羅木自圍其寢  
防刺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謂僭擬宮闈者

是也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一作控唯謹或以爲

韓意叵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全者惟侂冑無是爾  
喻吳曦書藁曰侂冑排羣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  
舉侂冑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是非節使負侂冑乃  
侂冑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至日卽宜舍逆從順  
反邪歸正閉三關以絕金上僞璽于公朝侂冑爲奏之  
上封節使以眞王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冑  
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金詩

李季章壁巽巖尙書之仲子蓋賢良公虛之弟開禧初  
韓欲興兵未有間旣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使還  
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詞階是遷政府後又  
預誅韓之謀壁使金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煖翠浮嵐  
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嬾回頭前二句不  
知其指何地旣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嬾  
回頭意亦略相悖一作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  
似字疑衍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  
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

前冠蓋互呶軋唯有愛石心則同

慶元開禧雜事

淮民漿棗

紹興和議旣堅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樂桑麥大稔福

建號爲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餽之入秋剝棗則蒸以寘諸門任南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卽命同坐有畱鐘者卽請何爲畱堅卻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閩至閉肆嘗飯以俟之旣歸而語故老南

人游淮者不復有壺漿剝棗之供矣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慶元閒予爲兒時父兄常攜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

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草

一作狀如金赤草

大而重

複色而

色而二字疑誤

加紫旁緣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級正中

差大其一生于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緣金微有缺處陰

陽者流以爲舊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

累舉不利于南省遂遷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實

朝其下是歲芝之遂產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繼

中宏博而其婦翁開國楊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  
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  
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啓之矣

### 臺臣用謠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恤親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  
宮爲讎家飛謠于臺臣曰笙歌擁出畫堂來

原註  
音離

國卹

親喪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  
是登于劾章雖得于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必有是然  
人言可畏爲君子者亦盍謹諸

好女兒花

金鳳花如鳳唼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華  
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娛語謂鳳兒  
花慈懿之生有鸞鸞儀于墨民原註已載前錄。按墨民一本作墨氏一本作  
黑民未名曰鳳孃迨正坤極六宮避舊稱曰好女兒花  
知孰是

今行在猶然

祕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鏞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瑁  
三郊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越錢清之煎鹽以

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俸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迓之

越于常人

按樓之迓王或由王將至越代樓故後段章公燮榜客次有王煎鹽之稱此處叙次未明

疑有脫誤

大受忽見迓者入則驚曰此必科亭戶爲之具法

謂賊亟寘迓夫于仁和縣圉遂以家奴攜一篋自隨徑

絕浙江坐于鹽官之南向鞭亭戶而訊之樓在屏後曰

王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互申倉司倉卽章公

燮燮不直大受猶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壻顧熹

善陰諷臺臣平樓至返其已舉五削

二句似誤平或改作抨返或反字之

訛時鄭捐爲熹屬亦白其事于燮燮尤不能平大受詣



臺持諫官書或謂程公出又申以願熹之書變怒其書

此句似誤

道爾足矣何脅我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命典

謁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爲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鄭以好語調停之章榜客次王煎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爲鏞者未有以白于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于越山墓甓閒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記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後知爲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証據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與攻媿遊曰近無恙否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鏞事韓大怒以責熹臺臣視

風旨遂逐大受盡返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  
祕書省其字多用蘭亭叙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  
爲交贅集著爲辨刊以示人條析縷數與攻媿力辨其  
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釋之一字特出于  
彌天釋道安之句自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爲一  
者且盡翦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  
其硯出于七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  
者必自監長而後啓緘祕府熟後不知硯猶存否按王  
大令

保母墓磚宋嘉泰間出土未久卽歸祕省當時模搨甚  
少世罕流傳獨弁陽翁周公謹所遺鉅卷本朝藏高

詹事士奇家前模曲水硯式上有晉獻之三字帖存一  
百五字顏行與戲鴻堂摹刻迥異內云八百餘年知爲  
予之乳母非七百年也帖後題議多宋元名流篆隸真  
行各擅其勝白石道人小字二千餘備盡楷則尤爲希  
世之寶不特賞其評鑒之確也予偶得寓目亟手錄之  
盡二十餘紙因校紹翁所記曲水硯事附刊卷末庶幾  
覽者益加詳焉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知不足齋書

### 附刊

### 追封岳侯制詞

見金佾粹編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蓋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  
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  
千六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  
勇方略如霍嫫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

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勲外憺威靈內殫謨畫屬  
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  
遂致焚蠅之集淩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  
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迨國論之既明  
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  
厚肆眚沖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綏之  
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  
蓋以作三軍之氣於戲脩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  
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  
王餘如故

四朝聞見錄戊集

附錄

晉王大令保母帖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

第一行

廣漢人也在母家

志行高秀歸

第二行

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

第三行

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

第四行

歲在乙丑二月六

日無疾而終

第五行

閑

第六行

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

第七行

樹雙松於墓上立

貞石而志之

第八行

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

第九行

宮于茲土者尙

焉

第十行

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

典午今餘八百年王家舊物不多見萬古風流翰墨  
宗雲仍忽得當時研背題三字晉獻之大令筆法無  
可疑旁鑄永和二小楷剝蝕漫滅僅可窺稽山樵人  
何所識刷山得之同瓦礫一旦歸于後世孫墜助天  
資不勞力世間廢物輒亂真邇來智巧尤日新古意  
翛然元易見非歛非端過結鄰憶昨常瞻大令像磊  
砢魁梧如字樣此研胡爲太眇然再三把玩不盈掌  
質小任重易相從陳元毛穎隨西東有時心與外境

會滴水變化生雲龍細潤宜墨是研美形樵九非近  
制比山陰親見羲獻來十襲珍藏莫輕與

退堂僧了洪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蹟藏昭陵只今定本誇第  
一正觀臨寫鐫瑤瓊黃閔岡下得寶墨古來燒磚堅  
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人刻碑雖破裂  
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閒曲水悲夫字駸駸欲  
度驂駟前我家阿連縛虎手更得退堂方丈友王君  
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獻小研尋

見津津若微溷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髣髴在旁右  
亟訪田家叩所從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磚支牀得前  
浮屠全尾首字爲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  
字漏交螭方壺不復見貞石摧藏松亦朽我得此碑  
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閱三  
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  
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又知文章有暗合智  
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踪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  
三君共爲成勝事至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與



義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爲護幽寤或恐意如猶  
有知  
攻媿樓公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  
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  
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  
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  
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子得光武時梓潼扈  
君墓甌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

按元蹟  
空一字模脫

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甌銘以四字

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廟

時太尉許馘家有碑漫滅惟前百

餘字可讀大略云□□

按缺處彷彿夫人字

會稽山陰人姓劉

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

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

時尙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甄也由今

論之自銅易甄自甄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

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

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  
周必大

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  
山陰農人闢土得 磚于黃岡卽是碑也時有曲  
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  
和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時物也碑字十行斷缺  
之餘其文可讀筆力適婉真有父風今歸錢清王畿  
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  
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墓輒之出

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大性

王子敬父子工書妙絕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閒金石刻容有變壞而此甌特陶土爲之乃知許壽誠爲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則又超出形器之外蓋非止囿於筆墨畦逕者尤未易以常情論也開禧丁

卯季春十日

城宋之瑞

按宋之瑞天台人城字上當是赤字

此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是時獻之猶未冠也人多謂

其勁健過於蘭亭是殆不然夫觀書之法當如舊人

必老成而後見其全庭少時得獻之洛神賦小書世  
傳小王晚年所作妙極於此矣後三十餘年親見保  
母甄刻於臨安旅舍筆法精強宛若二人所作者恍  
然謂前所愛洛神賦爲非也久而思之蓋保母刻勁  
健卓立而精神外發洛神賦雍容和與而勁健中藏  
於是少壯老成之別在是而亦自喜觀書之法盡於  
是若其文之簡易事之符驗此正晉人當年習尙或  
議此書之非真則過也開禧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  
人黃庭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甗其來尙矣有虞氏瓦棺夏  
后氏塋周冶土之埏塋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磚字  
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 朔始造其字畫奇古西漢  
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  
上谷府卿墳壇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甗有字成帝  
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室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  
刻甗爲志亦當時承襲眎用金石爲簡省爾志云善  
屬文能草書亦見聞閒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  
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

秀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邱  
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爲所鉏劓壞墮  
而不顧尙書樓公詩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  
鑑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

按以上二詩四跋皆一手隸書

惜未著其姓氏也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

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研於稽山樵人周二物子皆親  
見之志以甄刻甄四垂其三爲錢文皆隱起已斷爲  
四歸王氏又斷爲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

按元

蹟知字 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

稽山陰之黃閣今作 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

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

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味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或以

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晉唐硯制皆

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按八載元

蹟倒 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前能

按能前元 蹟倒寫 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晉孝武太元十

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



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此字與蘭亭敘不  
少異真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  
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郡故三吳之  
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蕺山戒  
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閒皆不  
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

王述

同家越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  
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

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  
勁正與蘭亭敘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庭經亦  
不合也三者蘭亭敘世無古本共寶定武本定武本  
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  
都在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  
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  
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嘗以他古本  
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雙字  
之掠夫字之磔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

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伏令芝之類此甄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元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蘊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亦使之按元蹟之字旁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爲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按元蹟餘年倒寫事雖近於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爲戎樗里之知葬此出於神明虛曠自然前

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

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

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

趣與歲丑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

者十八字行秀王勲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句貞

而二其嘗見於按元蹟於大令雜帖者三字獻二寧

而見於蘭亭敘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

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

字如保歸柔恭屬解釋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  
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丁洪瀨  
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  
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時劚山得  
之洪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  
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甃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  
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  
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爲三矣  
一以支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爲小兒壘塔上有

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甄硯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爲王君贋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爲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筆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爲之歟誠使今人能爲之則別刻本便當並駕何乃拙惡如彼也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研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僞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

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  
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某官晉  
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之研不得稱晉  
乎或謂又按元蹟又謂倒寫蜀為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

廣漢人而為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郎耶

是時晉豈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

人子孫多矣然亦按元蹟亦字側注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

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遣使按元蹟使

字旁羅尙在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

李雄克成都軍大飢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 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

令時未應有釋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

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

按元蹟流字旁

鹹四姓出家與佛

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佛爲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

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

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丘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

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丘

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



鑿齒皆依栢溫於荊州正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爲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終無日在未甞坐感感得古盡痛此所不流思戀一帖同者九字事旣將視左右無喻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歲盡感懷不亦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吳興感喻不靜兄情

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  
應疑其書蹟之同今人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抵大  
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況吳娛捺  
蹠是也縱是行草下筆亦合如無彡彡彡是也又案  
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  
字又似跳竈矣決非集字也 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  
銘志埋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  
墓甌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甌又武  
陽城東彭亡山之巔石窟中有漢章按元蹟章帝建

陽城東彭亡山之巔石窟中有漢章

按元蹟章

帝建

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隸釋云此亦埋銘之椎  
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 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尙勿毀也

此末章似之爲可疑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  
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邇近越人於地中  
得一石有詩云笑椎畫鼓過江東身到蓬萊第一峯  
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渾在

缺二字

中末章又與東

坡潮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  
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 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

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爲當予謂旣曰母  
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  
自銘則不忍稱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  
寶故不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  
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孰旣入土八百餘年已  
腐壞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摹  
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旣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

于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

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夔堯章

按姜跋無印章後篆壁及灑書二印去跋稍遠皆收藏圖記也



二印俱紅文

王郎擅風流筆墨美無度殘磚與斷刻亦有神物護

埋光八百載復出疑有數偉哉義獻蹟併見山陰路

抗衡丙舍帖突過黃初賦景師與陽朔漉漫不足數

要須中山石乃可與之伍十行百餘字一一生媚嫵

家雞與野鶩此論吾不取佳處將無同閱妙未易語

我貧乃耆此字字若可煮不知何物媪托此傳萬古  
却怪玉匣書反累昭陵土

三齊周密公謹父

文紅公謹白齊自  
文父文周氏文

撞

按撞字元蹟；去  
別注撞字于後

破烟樓固未然唐樵晉刻絕相

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閔墓下塼

撞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謾爾勞不向驪黃求駟

駿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宮米夫

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閔重泉  
蹙出還隨劫火烟  
漸惜乾坤如有意  
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幾父

賀子 紅文蓋 樞字上

鮮于 紅文 系殷 周封 白文 樞 紅文 鮮于 白文 伯幾 白文 漁陽 白文 樞 紅文 伯幾 白文 樞 紅文

李氏墓下二尺磚  
蛟螭矯矯星斗懸  
埋沒黃土將千

年魚燈青熒照墓  
草何人穿中得此  
寶神物護持完

且好沙填苔漬餘  
十行筆力適媚紙  
墨香曲水古硯

昭其殉世人千金  
求墨迹眼前至瑤  
同瓦礫子能賞

之乃真識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亦有換鶯經君看  
行書有如此從今不獨夸蘭亭

青巖生仇遠

圭門 白石 仇氏 白石 遠紅  
文 文 文 文

秦川張垞謹觀于

弁陽翁三秀堂

張垞 白文  
張季 白文  
野氏

丙戌冬伯幾出保母帖相示命題詩次年春重見

此帖于



弁陽山房較前帖微不同遂再賦併書前詩如左  
社日遠頓首

我愛保母帖人傳中令書不須疑斷缺幸是出耕耨  
芸閣磚何在蘭亭字偶如周姜題品重瓦石亦璠璣

遠

白文

石文

白文

大令書法美少年玉函金籥隨飛烟纍纍一百又五  
字豈意近出黃閨磚字奇文古兩超絕保母從茲傾  
衆帖誰將瓦合嘲玉碎一片孤衷本相接快劍橫斫  
鐵山摧戲龍猛蹴銀河歆方庭無月天地黑仰視別

有星離離浪言貞石志千載不及永和窪硯在白石  
已仙千里死千百人中幾人愛蘭亭信羨如捕風貴  
耳賤目人響從三日嘔血飢搥胸葉公畫龍懼真龍

錢唐白珽廷玉父

錢唐白珽 白文

鳥跡不復見字體益以繁變化各有極何由使還淳  
右軍天機精筆端走風雲萬世有能事仰之道彌尊  
後來獨超詣乃有中令君惜哉貞觀厄真跡無復存  
此碑出千年筆法凜如新至寶不淪沒終爲絕世珍

晴窗有真賞妙理可忘言流弊今若此誰能決其源

巴西鄧文原善之父

鄧氏善之 紅文 禪文 白文 原印

**趙**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剗較之蘭亭真所  
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  
得一本繼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  
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  
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

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  
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頫印

紅文

天水郡圖書印

紅文

黃閉斷刻得者誰雙松下殉方壺螭其文記述保母  
李云是大令之所爲點畫安知尙年少筆不可掣從  
兒時當其翰墨託久計異哉歲月如前期爲憐樵人  
巧收拾豈無行道猶嗟咨殘磚裏送平原家閱古衆  
帖奚獨遺窮誼遠引商是非具眼落落多傳疑塵埃  
尺紙拂陳迹聞君好事捲贈之簡編無端發汲冢陵

谷何年沈峴碑坐中賞識本易厭世外隱伏勞旁窺  
騷人勝士一朝玩孝子慈孫千古悲君不見鍾侯書  
法亦大奇下穿墟墓求其師

山陰王易簡

脫落黃祊帖按辭大令書稍作蘭亭面七美諒匪虛  
或訝缺勿毀或疑集悲夫攷真固云癖訂偽亦以愚  
第觀竈中藏清玩唯研壺晉人擅風流宜與後世殊  
所惜尙言數卜年八百餘貞石久且泐雙松當幾枯  
片磚曷未化逮茲厄耕鋤方其內幽鑄要已托荒墟

孰知坐此故反能誤意如傳世豈所幸況遭孽韓汙  
辨端更爲累但資文字娛陶土或若此何爲殉玉魚

玉笥村民王沂孫詠道父

三齊呂同老敬觀

至元戊子鮮于樞再觀同

甯彥禮

祥雲五色出屏顏名重黃閔九里山中令幾多傳世  
帖幽鑄豈願落人間

八百年從卜筮來數終天地閱還開斷磚一出人間

後歎惜無人掩夜臺

山陰後人王英孫

永嘉俞德鄰山陽湯炳龍京口郭景星濟南張謙東  
陽胡長孺錢唐白珽延平祝宜孫同觀

予嘗爲諸君言世遷物化以來凡商彝周鼎漢碣秦  
碑稍落人閒者傳譌襲是奇詭蒼茫豈能一一當時  
故物哉而悠然悟賞閒正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此  
刻清殊閒遠如秋水芙蓉超然自韻故想見大令風  
度而嚶嚶疵點何耶姜堯章江東韻士蒐微抉幽銖

商黍析磊落人似不應爾也嗟乎予視數年來故陵  
玉盃之殉道山芸閣之藏永寧金籥之祕悽然淪化  
何可勝道誰復過而睨之此甄乃自託於江左承平  
之日元公鉅人爭相繅藉夫物故有幸不幸耶把卷  
之餘浩歎久之壬辰正月青原山龍仁夫

仁

白文

復

紅文一  
字莫辨

洲

紅文

太極判而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全體散矣書至乎二  
王其全體之散者歟壬辰三月東平杜與可拜觀

草書

題大令保母帖詩一首

并序



淮陰龔開

淮陰白文蓋  
龔開字上

二王書由晉歷南北隋唐已至于今學書家共知珣  
愛大令保母帖近出埋瘞中乃復見珍于世或謂字  
體若有所本遂疑好事者爲之又其文與蘇文忠乳  
母誌後世知其爲蘇子之乳母尙勿毀也之語相近  
故疑者愈甚古之君子所自樹立皆能自信自必惟  
其自信自必故人亦許而與之傳之後代理契言符  
有不期然而然者二銘語意相近何必不爾周公謹  
鮮于伯幾各藏墨本謂是於古甄上撫拂得之視異

時傳刻特爲可珣亦旣裝襲作爲歌詠且帥朋從共  
賦之余謂大令名蹟有卽遂傳古今疑似正何庸深  
辨吾獨念保母而得銘推而上之於人倫風教有大  
關係感歎之餘作詩一首用美其事永錫爾類實獲  
我心其在字書直可略焉耳往余於王氏清節堂初  
見此帖自是時時見之今而有作固非偶然其亦二  
君雅志有以漸而成之也歟

丈夫生身迄成就誰能滋長不從幼父訓母儀无不  
至提攜亦藉保母手人生諸母均一體譬如支節分

跟肘禮法其閒雖有制恩義於中當過厚衆人錄錄  
无足言有一名世合見取江左諸王皆俊異无人能  
出子敬右平生豈獨藝學高枝葉扶疎本根茂他年  
保母例得銘旣賢子敬賢厥姆想見家庭保抱時舉  
止儀容異諸婦固應有子如己出更得斯文傳不朽  
一甌方廣數尺強文字排行有奇偶點畫微微見斑  
剝陶坯泥沙相雜糅不知何物使印泥箱篋織文如  
杞柳八法皆存舊典刑骨肉中閒見肥瘦旁模小研  
形製古彷彿猷如彫玉斗誰傳墨本到人閒一紙干

金爲渠售好事人家僅有之其不得者什八九此碑  
端可植人倫勿但將書比瓊玖或云此帖有真僞真  
僞何須苦研究東生旣死誰補亡南咳孝子空白首  
況乃文章到保嬰居今絕無古或有蘇氏仲和不諛  
墓亦有銘文於乳母陵谷變遷當不毀其人自信仍  
有守由來此事无隱見爲世大僂存亦醜請君因此

二母銘監取流芳與遺臭

篆書獨淮陰龔開  
開字作花押體

裙珠已化燒畚火奇寶槃槃脫局鎖有美官奴髮初

鬢母也恩勤嘗腹我匪金匪石陶黃埴篆銘不朽靈

焉安殉之不有珮玉儼有壺方觚硯園楸期八百  
今也果破板欲墮逢王叵朱方斷石元黃裹小大不  
同同磊砢家公繭紙契之左終存悲夫塗亦可采旄  
桂旗傳刻夥畫虎紛紛厭叢脞斯文後出當大播誰  
歎贗真辨瑣瑣一笑不及王孫羸

虎林盛彪

彪

白文

觀

紅文

至元辛卯中秋日

弁陽翁出示此卷命題數語然才思蹇澀未能卽就

姑識歲月云清江羅伯壽志仁同觀大梁趙由初識

山陽湯垕曾觀

湯氏君載紅文

蘭亭貴重玉石刻云是率更脫真迹至今真贋亂紛  
紜爭似王書親入石八百餘年保母辭獻之筆法似  
羲之斷碑剝落百餘字高作歐顏于世師

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題于錢塘寓居快雪

齋金城郭天錫

天錫

自

陸齋

紅

金城郭氏

紅

元貞二年二月六日觀此卷于浩然齋孟頫

辛卯之秋余同伯壽過浩然齋

弁翁俾賦詩題此卷今已九春秋矣詩尙未就良可  
一笑然今

公往矣 壽甫其寶之趙由初重題

大德三年子月十日

大德九載會稽錢國衡觀于浩然齋二月廿六日謹  
題

曹娥洛神遍堪輿保姆後出爭瀾趨一時耳目喜新  
異九原誰復哀意如世人重藝不重義每以好奇夸  
好事集古金石半豐碑逝者似爲書者累八百餘載

國字全政同懸厓三百年王畿不悟王元象不如果  
也能興憐但道青瑣故家物肯因陵谷憐枯骨耳孫  
猶爾況他人崇韜安生何可忽昭陵之盜猶蘭亭必  
無可欲乃妥靈黃閔前車已如此安保金蟬之墓終  
弗毀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當時欲題數語匆  
匆未暇也今解后白雲山人又見之於是弁陽翁  
已捐館久矣乃知天地閒法書名畫自有神物護持  
非其人不與天瑞天目閒氣人物元英先生後人也  
世爲錦城巨家自號義齋家有白雲書房江風山月吟



窗諸老品題咸在焉其風流儒雅若此故應得之也  
於是喜而爲書此詩云延祐己未重午日北邙老民  
湯炳龍書于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湯炳龍

自文內二字不辨

老苔蝕樵樵欲殘斷軌文字氣見寒匆匆大令一哀  
寄山鬼不借秋紅殷斲深黃獨撐罅出好事猶疑向  
來筆汝州謫客亦偶然千載何緣分格力摩挲古意  
將無同見時保抱襦繡紅但持此念慰人子喚起衰  
俗增淳風

王大令保姆帖世未之見過臨安適釣臺白雲孫義  
齋邀過其藏書之舍首出此卷相示老睫爲之增雙  
明恨操矛競喙之紛紜猜貳相半予謂若此帖當貞  
觀年薛荅文皇自應迂迴平生不肖略過之英盼不  
復姑置何得千載之下以其偶睂山公保姆末後句  
差相似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極可恨恨雖然政自  
不必辨證豈無具一隻眼者義齋其珍之

海粟老人

振子紅  
文  
粟海白  
文  
怪怪紅  
道人文

十年江湖再歸錦溪已三年兩到白雲書房延祐己未得觀此帖不暇題品以俟重來饜玩以續之桂月圓日天目山雲溪慶書

按元蹟溪下似公字又似台字莫辨

泰定二年首夏錢唐白斑重觀于方氏白雲書房

酒淵子真

紅文

桐廬山人

紅文

至正九年夏六月十又七日錢唐俞和閱寶刻于張氏閒止齋同觀者蜀楊炳同郡李嗣儁

和

紅文

俞

白文

興寧朽骨雙松下經過無人知下馬斷甃缺研出黃

四庫全書  
閉迺屬錢清同姓者文字刻畫殊草草熟視姿媚仍  
蕭洒勿訝此磚八百載更有羽陽銅雀瓦

至正己丑歲夏五月方外張雨閣于浴鵠灣之靜舍

因題

句曲  
外史紅文

右晉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太宰王憲公獻之字  
子敬所書保母帖十行一百五字神彩飛動典刑嚴  
密妙絕古今與右軍蘭亭真角立無愧色其中言後  
八百餘載而出旁有小硯背刻晉獻之三字宋嘉泰  
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予以通鑑編年

并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考之自興寧三年距趙宋  
嘉泰壬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大令固非以識緯術  
數計年月者而先見之明不差豪髮可謂至誠前知  
矣此與曹娥碑蔡議郎夜闇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後  
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叵同一應驗古人高  
世遠識知幾其神類皆如此稽之唐張彥遠法書要  
錄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錄黃伯思東觀餘論  
法帖刊誤廣川書跋太宗淳化帖及祕閣絳汝鼎潭  
等州臨江戲魚堂江州星鳳樓大觀法帖修內司帖

高宗臨摸諸帖悉未之及迺知諸石刻皆在此磚未  
出之時迨其既出而後退菴僧了洪樓攻媿周平園  
李豫章宋赤城黃南明高恥堂羣賢之題詠白石姜  
堯章之攷覈弁翁周公瑾之收藏白雲方氏之儲蓄  
趙子昂鮮于伯幾郭佑之龔翠巖胡石塘龍麟洲盛  
虎林馮海粟鄧善之湯北村仇山村白湛淵諸公之  
題品明白可驗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餘  
年矣

按元蹟矣  
字側注

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簪纓之華裔好

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諸篋笥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

此之多手澤具存可敬可愛宇宙之間惟此一本松  
雪困學雖亦有之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相去遠  
甚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爲之嗣續十襲而珍祕之  
斯帖得所託矣於戲張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焉太歲  
至正龍集庚寅嘉平上日平陽後學堯岳子泰甫敬

書

翼善傳  
聖曰堯

紅文

平陽堯岳

白文

按周公謹元  
蹟作周公瑾

山陰野鶴家雞羣少年筆力扛千鈞蘭亭日漫定武  
刻墓輒晚出黃閔文變體雄深自入妙洛神媚婉疑  
失真交螭飛去天地老小視猶餘字畫新斷磚淪落

復何處墨本流傳今到君閒窗止水閱萬變人琴寂  
寞悲浮雲美人久與黃土化富媪自惜斯文湮佳城  
見日故有數瓦礫爲寶寧由人古今俯仰一感慨於  
謳副墨更慙慙金蟬後來何復云君看北海下筆親  
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書

以上宋紙凡十五接

晉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弟七子官至中書令清峻有  
美譽而高邁不羈風流蘊藉爲一時之冠方學書次  
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  
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獻之初娶郗曇女羲



之與曇論昏書云獻之善論書隸體咄咄逼人又嘗  
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卽獻之小

字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羲之論筆之妙論者曰謂如

月

元蹟  
誤月

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于神智梁武

帝評獻之書以謂絕妙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

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

按元  
蹟耐

何獻之雖以隸稱

而草特多今觀礦石所勒保母一帖逮研石小書正

與禊帖無少異其筆法獨具體於乃父者是刻世亦

罕傳比之定武蘭亭本猶玉之於卞和已精而益精

者況多前賢稱賞珍祕細閱之自有一種風骨非他  
帖之可倫予幸獲之不管拱璧子孫其寶諸永以為  
則毋忽前人之志斯可矣

項元  
汴印

紅文

字京  
交印

紅文

世人未識蘭亭面肥瘦紛紛辨永和細認黃閔甄上  
字王家筆法自無訛 螭壺不見研形刻莫怪樵夫

鉏劔殘知有意如保母事勝同山石沒荒寒 集古

歐陽尙未知米家待訪錄仍遺討求賴有姜翁在況

出草窗藏弄時 三日晴和放盡梅霧籠窗曉暗香

來獨將古閒舒卷似對前賢話往回

帖。按元蹟  
帖字注後

康熙己巳得宋搨王大令保母帖於京師是年歸草  
堂甲戌秋再入西華丁丑秋請養還北墅此卷皆隨  
行笈中每思題識數字不敢輕為點筆庚辰正月廿  
六日曉起坐簡靜齋展觀再四念神物既為我有若  
無記述徒按元蹟徒字旁後誰知之因賦四詩老懶不更  
潤削隨筆書後時春物已和梅花極爛熳矣 江邨  
竹窗高士奇年五十六

**士奇**

紅文

**高士**

白文

**高士**

白文

**竹窗**

紅文

**看侍**

白文

晉榻太宰中書令王獻之保母帖端研式宋元名賢

題識 明墨林子項元汴珍祕希世之寶 按此二行在卷盡處

前尚多

餘紙

按卷中收藏印甚多不及悉錄

項元汴印

子京父印

項墨林父祕笈之印

俱紅文

四朝聞見錄 附錄